

于怀抱中见山河

——评刘敏涛在《永远的番号》中塑造的“大地母亲”

姚风

花落还开,水流不断

——读《赵朴初的故事》

汪远定

1943年3月18日,在江苏淮安刘老庄,新四军第四连82名官兵在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的指挥下,面对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日军。为掩护群众转移,他们放弃撤离,于交通沟中阻击敌人,自清晨血战至黄昏,击退日军五次进攻,毙伤敌军三百七十余人。弹尽粮绝后,全体官兵壮烈牺牲。战后,新四军重建第四连,并命名为“刘老庄连”。该连保留至今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功勋连队。

不久前,这一悲壮历史在情境戏剧《永远的番号》中获得再现,刘敏涛饰演母亲。当硝烟渐散、悲歌暂歇,由舞者张翰饰演的小战士在完成生命最壮烈的绽放之后,并未孤独地倒在焦土之上,而是被一位身披素衣的女性——刘敏涛所饰演的“大地母亲”——轻轻背起,温柔地合上双眼。战士为保卫祖国大地流尽最后一滴血,最终回归“大地母亲”的怀抱,象征着英雄的牺牲并非终结。

刘敏涛的表演,是“收”与“放”的极致艺术。她并未以嚎啕痛哭或声嘶力竭外化悲痛,而是将一位承受世间至深苦难的母亲的所有情感,凝练于沉默的步履、微颤的指尖,以及那一双盛满整个时代悲怆的眼眸之中。她的出场,是暴风骤雨后的宁静,却比枪炮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她俯身、背负、前行,每一个动作都沉重如山河,却又轻柔如羽。她背负的不仅是一个牺牲的孩子,更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、一种必将传承的精神。大地母亲不仅接纳逝者,更孕育新生。她背起牺牲的战士,也喻示这片被鲜血浇灌的土地,必将生长出新的希望与力量。这与后续“全村父老乡亲送孩子参军”的场面形成深刻呼应。

刘敏涛所诠释的,远不止一位具体母亲。她是所有送上战场的中国母亲的化身,是孕育英雄并最终接纳英雄的中华大地的具象。正如剧中那句台词:“莫欺我中华无肝胆,母亲膝下百万兵。”刘敏涛精准捕捉并演绎出“母亲”二字背后的双重内核:一是热泪,是眼睁睁看着孩子赴死的不忍与剧痛;二是壮烈,是为了家国天下而忍痛放手的深明大义与崇高人格。她的泪光中,既有山河破碎的悲鸣,更有后继有人的坚毅。

这一意象化的处理,因刘敏涛真诚而崇高的艺术精神而被赋予灵魂。她的表演毫无炫技之感,而是将自我完全融入角色,达到“戏人合一”的境界。她用整个身体诉说着无声的语言:那微微佝偻的脊背,是土地被战火灼伤的创伤;那稳稳托住战士身体的力量,是人民永不屈服、必将胜利的信念。当她背起小战士,仿佛也背起了八十二位烈士的不朽英魂,更背起了“刘老庄连”精神不灭、番号永存的未来。战士来自人民、保卫人民,最终与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。这一意象深刻诠释了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和为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。她让观众相信,英雄从未真正离去,他们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母亲的怀抱,融入



刘敏涛在《永远的番号》中剧照。

作者供图

了祖国的山川大地。剧作选择通过一位“小战士”的视角展开。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模糊的英雄群体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会恐惧会疼痛、但最终选择无畏的年轻人。张翰的真情流露——“每一次排练我都控制不住眼泪”——正是这种“个体化”叙事的力量所在。观众通过他的眼睛去看,通过他的身体去感受,从而对八十二位烈士的集体牺牲产生最深切、最真实的共情。刘敏涛与张翰的舞台交汇,构成了整部戏剧最催人泪下的情感高潮。张翰以动态而充满力量的舞蹈展现战士的“死”,而刘敏涛则以静态而充满包容性的演绎完成英雄的“生”——精神的不朽与永恒。一动一静,一刚一柔,共同谱写了一首关于牺牲与奉献、战争与和平、个体与家国的壮丽诗篇。英雄连队的精神与荣誉已超越物理意义上的存在,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符号。一个战士倒下了,千千万万个战士会站出来。八十二位烈士的牺牲,唤起了后来者更大的勇气与决心,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脊梁。

《永远的番号》不仅仅是一部戏剧,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。它用艺术的方式告诉我们,历史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数字与事件,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用信念、勇气与牺牲铸就的。它让我们铭记,今天的和平与安宁,正是建立在无数个这样的“刘老庄”之上。只要是中国人,都会对这样的历史产生真实的情感共鸣。因为这份为国为民、宁死不屈的精神,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,成为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与力量源泉。

历史提供了铁一般的事实与筋骨,让故事沉重而真实;艺术则赋予其血肉与灵魂,让精神可感可触、得以传承。最终,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艺术表达,都指向同一个核心:一种为了他人而毫不犹豫选择牺牲自己的英雄主义。“主动放弃撤离机会”——这八个字重如千钧。他们并非被困,而是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,主动选择了牺牲。这使得他们的牺牲从“英勇战死”升华为“向死而生”的自我奉献,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。这种崇高的选择,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情感基石。这种精神,是“刘老庄连”至今保留并永续传承的灵魂,也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永不屈服的脊梁。

刘敏涛以深刻的理解力和强大的共情力,将“大地母亲”这个符号塑造得有血有肉、有泪有魂。她让我们看到,最伟大的艺术表演,无需过多言语,便能直抵人心最柔软之处。她不仅是在演绎一个角色,更是在完成一次对英雄的缅怀、对历史的致敬、对民族精神的礼赞。这份源自艺术家心底最真诚的情感,足以让每一位观者为之动容,潸然泪下。



生固欣然,死亦无憾。花落还开,水流不断。魂兮无我,谁欤安息。明月清风,不劳寻觅。——赵朴初《遗偈》

转眼间,赵朴初先生逝世已二十五年。在这二十五年来,先生的故事一直在世间流传。

我与朴老结缘近二十年。与青年学者谷卿合著出版的《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》一书,至今已有十五载;而我们合著的第二部作品《赵朴初传:行愿在世间》,也已正式出版十一年。

朴老的一生波澜壮阔。细细捧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编写的这本《赵朴初的故事》,恰如重温他近百年的人生传奇。透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,我们仿佛行走在二十世纪变幻多姿的历史海岸,领略个人与时代彼此成就、家国山河与报国壮志合而为一的和谐乐章。全书分为八个章节,依次讲述具有代表性、启发性与趣味性的故事,涵盖勤奋好学、救国救民、播撒和平、爱党爱国、清廉正直、慈悲济世、心系乡邦和永恒怀念等主题。以时空为经纬,以朴老的传奇经历为坐标,每一个小故事,都是一篇大文章。

《赵朴初的故事》共收录四十九个经典故事,其中一些我反复阅读,愈读愈觉韵味深长。如《智送难民到新四军》《赶走日本教员》《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》诸篇,将赵朴初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写得立体而真切——他甘冒生命危险尽力庇护难民与孩童,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殚精竭虑,种种真实往事恍在眼前,令人肃然起敬,感佩不已。而《偷摘枇杷》《对对子和背书》《游佛图寺》《到上海读书》等篇,则让我们看到一位天资聪颖、勤奋好学的少年形象。

赵朴初出生于书香门第、翰林世家。父亲赵炜如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,在家乡以教书为生,书画俱佳;母亲是一代才女,著有《冰玉影传奇》。自安庆迁居太湖,再到远赴上海求学,大姨关静之、大舅关絅之作为当时社会名流,给予他悉心教导。在东吴大学附中及东吴大学的优异学业,更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《借钱进京》《教训弟弟》《一顿早餐》《拼起来的床》《“三不副主席”》……一篇比一篇感人至深。作为身居高位的国家干部,赵朴初的日常生活却勤俭朴实,甚至近乎清贫,令人感慨不已——衣物常用至破旧,缝补多次仍不弃,其清廉作风可见一斑。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,他多次拒绝工作人员的安排,不换住房、不要警卫、不换汽车,长年居住于一所简陋陈旧的小四合院中。还有许多动人故事,如《写字义卖救洪灾》《与小学为邻》《不坐轿子》等,读来催人泪下。赵朴初先生慈悲为怀、知恩报恩,对国家人民对家乡怀抱赤子之心,每一处细节皆流淌着深切的悲悯与大爱。

阅读这本“故事书”,犹如在爱的细雨中呼吸世间最清新、干净而湿润的空气。这份爱的力量,源自朴老丰富而不朽的人生,源于他那无尽意的赤诚,来自一颗高尚而充满智慧的灵魂。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读者了解并喜爱赵朴初先生,也会喜欢这本由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专家们精心编写的《赵朴初的故事》。

花落还开,水流不断。朴老从来不曾远去,他的传奇将在神州大地代代传颂,他的伟大精神也将世代传承,生生不息。

